

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  
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  
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  
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  
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爲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

容齋四筆卷第三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  
排釋老不若著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  
五六十然後爲之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  
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  
爲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



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然  
雜之譏前書盡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爲害於  
道哉大略籍所論四事乞著書譏駁雜諫商論  
好勝及博塞也今得籍所與書前篇曰漢之衰  
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蓋爲一  
書以興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  
使人陳之前以爲懽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  
况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

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慮以接士嗣  
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  
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  
子汲汲於所欲爲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後有所  
爲則或有遺恨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  
聞以駁雜無實之說以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  
則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  
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  
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正元十二年



爲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爲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云

###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僊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

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



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爲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靚莊刻飾郭璞曰粉白黛黑也淮

商子毛嬙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爲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斛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僊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



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僊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迺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

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佐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



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京天才超然度越作者  
稜威雄雄下懼羣物予謂白以白衣入翰林其  
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  
怖一州佐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  
賢不偶神龍困於螻蟻可勝歎哉白此書自敘  
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  
上白禫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  
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携持無輟  
身手遂丐賃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  
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  
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  
忘機如此而史傳不爲書之亦爲未盡

祝不勝詛

齊景公有疾梁丘據請誅祝史晏子曰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  
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晉中行寅將  
亡召其太祝欲加罪曰子爲我祝齋戒不敬使



吾國亡祝簡對曰今舟車飾賦斂厚民怨謗詛多矣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將爲損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此二說若出一口真藥石之言也

### 呂子論學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說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 曾太皇太后

唐德宗即位訪求其母沈太后歷順宗及憲宗時爲曾祖母故稱爲曾太皇太后蓋別於祖母也舊新二唐書紀皆載之今慈福太皇太后在壽康太上時已加尊稱若於主上則爲曾祖母當用唐故事加曾字向者嘗以告宰相而省吏以爲典故所無天子逮事三世安得有前比亦



可謂不知禮矣又嗣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慶元爲高叔祖矣而仍稱皇叔祖如故士歆視嗣秀王伯圭爲從祖今圭稱皇伯祖而歆但爲皇叔祖乃是第爾禮寺亦以爲國朝以來無稱曾高者彼蓋不知累朝尊屬元未之有也

### 中天之臺

中天之臺有二其一列子曰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王爲之改築宮室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

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名曰中天之臺其一新序曰魏王將起中天臺許綰負操鋪入曰臣能商臺王曰若何曰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

地不足以爲臺趾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王默然無以應乃



罷起臺

實年官年

士大夫敘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爲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爲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至數歲者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

比者以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搢紳多不自安爭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雖春秋過七十而官年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及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駟六十八歲而官年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以其精力未衰援實爲請有旨聽終任知嚴州秦熿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遂得去齊慶冑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



君臣上下公相爲欺也掌故之野甚矣此豈可紀於史錄哉

###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瞤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杖棍繫宕根囊皺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癆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

投竹瀝除癥去塊全杖硝礪益食加飭須煎蘆朴強筋健骨酒是菘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瞤者正脚有肉杖者取菘宕根繫棍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葶藶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



粘如故血泛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  
瘰癧者側子附子傍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者以硃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菴蓉并鱓魚作末以黃精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七日了以蜜圓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

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即知藏府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

###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香附子菟絲子艾葉之類醫家昧其節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漉乾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搗之不



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  
須臾悉盡極易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其說亦  
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撚紙條數枚寘其間則  
馴帖成粉香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舉  
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漉出暴日中微燥乃入  
搗臼悉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著力若入白  
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細末

### 陳翠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

子之說以感動之子嘗論之於隨筆中其事成  
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翠  
一段甚相似云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  
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  
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翠遂入見后曰人主之  
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  
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無功  
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



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  
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  
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  
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  
知長者之計乃命爲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  
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  
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

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  
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  
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  
南近齊趙齊趙疆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  
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  
一齊之疆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  
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  
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



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  
爲燕軍所得趙斯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  
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  
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  
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  
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  
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  
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  
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  
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  
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  
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  
令披猖以迄于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  
不然也

###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  
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



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霽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但爲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俚語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吃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 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右侍也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  
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  
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  
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  
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  
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今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容齋四筆卷第三

容齋四筆卷第四 十五則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右侍也上疏言國朝景德  
墾田百七十萬頃官萬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  
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  
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  
以三班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  
死亡免退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  
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今有司講求其故使天



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椿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間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

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

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八百八員小使臣一萬八

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七百四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

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

萬員矣可不爲之寒心哉蓋連有覃霈慶典屢

行而宗室推恩不以服派近遠爲間斷特奏名

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

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鵲持上池良藥



以救之亦無及已

樂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  
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  
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  
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  
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  
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  
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

張所贈時其夢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  
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  
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  
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  
眼若不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  
至殆可端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  
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



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擬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擬壽止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筮仕爲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曰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

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徃徃善相人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 外臺祕要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



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  
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犬  
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  
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  
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君  
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鬼鬼驚怖竄伏  
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  
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  
燾所作本傳云燾視母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

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  
也

### 六枳關

盤洲種枳六本以爲藩籬之限立小門名曰六  
枳關每爲人問其所出倦於酬應今取馮衍顯  
志賦中語書於此衍云捷六枳而爲籬按東觀  
漢記作八枳逸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  
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  
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



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獄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  
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賀宰相啓  
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  
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  
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

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  
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  
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  
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  
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  
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  
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韓二公在相位



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  
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  
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  
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  
懷清臺禮義日已媮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  
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掎克乃爲才俗儒不  
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

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政  
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  
病其禍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  
若此其酷也痛哉

###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與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  
豫與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



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鏞不啓震怒破鏞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

能毅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爲作表予謂振也即震爲政宜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爲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爲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爲近昵所搖懼禍之及表  
上自靈武河北至于絳州兩朝所詒詔書一千  
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  
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丞  
者衛公之胄藏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  
厚勞苦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  
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太老  
姬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  
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事云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爲鳳翔司錄參軍以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天子悉留禁中又  
勅摹詔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  
眷禮名將相者綢繆孰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  
及也

###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行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  
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武帝遣衛  
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



人爲列侯而青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  
烏孫兵共出五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  
誅獨常惠奉使克獲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  
將柳元景等旣拔弘農陝城成潼關矣而上以  
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貶黜元景  
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罷湖北岳少  
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廷以兵部尚書  
呂安老侍郎張淵道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  
遂掌其軍岳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  
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  
旨安老在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  
坐斥隆興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爲督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貶秩是時  
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不相爲謀  
乃亦坐譴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



烏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僮僕  
誠自創為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趾之類是  
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顓付大政而左相牛  
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手備員林  
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遇愈甚天寶十三載上  
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右相絹一千五百  
疋綵羅三百疋綵綾五百疋而賜左相絹三百

羅綾各五十而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  
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奴事之乎宜其甘心  
臣於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  
清明歷節氣六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  
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  
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  
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峯



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處  
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  
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  
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  
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  
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  
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

曰旣是無敵又却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  
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  
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  
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敦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旣似秋月碧潭  
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  
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礪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



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凡患喜散輒發癰腫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礬石死蠶食之而不饑予

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礬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未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



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龍桃  
谿之浹是播是稔孰丰厥培藝此圭珙公羈未  
奮逸駕思駮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  
辭滌燔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琇應龍天飛蒼蔚雲滂千官在序摩厲從史吾  
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  
祀聲氣不動顯仁東橫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  
浹千家董粥孔熾邊戒毛氄媿嬰當位左掣右  
壅公云當今沸渭混頽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遂

遷中司西柄是董山關啓旆籌檄倥傯業業荆  
襄將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系踵佛狸歸觝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  
摠亞勛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采重方  
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畫膠奉鈞樞建  
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道歡擁右銜未鬯病  
癖且腫曾不憚遺使我心憫湘湖高丘草木蔚  
蒨維水容裔維山龍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柰  
何乎公萬禩母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嫁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  
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漢  
汗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  
會合意采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劍心知  
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析  
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  
踵吟巴山犖嶮說楚波堆壘馬辭虎豹怒舟出  
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狃雜百種瘴衣常腥膩  
蠻器多踈冗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涿忽爾銜

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  
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恂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  
奉嘉言寫清越瘡病失朮腫夏陰偶高庇宵鬼  
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盃纖纖捧馳輝燭浮螢  
幽響泄潛養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廛我家本  
瀝穀有地介臯鞏休跡憶沉冥我冠慙關解升  
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與雜荒  
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讐未銷鑠我志  
蕩邛隴君才誠侗儻時論方洵溶格言多彪蔚



縣解無結琴張生得淵源寒色板山冢堅如鐵  
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踰塊  
然墮岳石飄爾冒巢鼯龍旆垂天衢雲韶凝禁  
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類句然  
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



容齋四筆卷第五十四則

上木偶人

趙德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  
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以祝之兩漢時皆如  
此予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上偶  
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  
爲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上偶曰子東國之桃  
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



謂土木爲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寓車馬皆謂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旣爲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爲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

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爲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爲咎爲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爲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了非昔時而高薨巨棟連阡亘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爲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猪黑而羊



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鷺皆  
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爲鴈鷺頗異而畜之若  
吾鄉凡鷺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  
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  
茄吾鄉常茄皮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竈中對金月下黃土  
也以竈有神故呼爲伏龍肝并以透隱爲名爾  
雷公云凡使勿悞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

已來竈額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  
貌八稜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輿大夫言常以砌  
竈時納猪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爲一  
然後用之則稍與名相應比讀後漢書陰識傳  
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注引雜  
五行書曰宜市買猪肝泥竈令婦孝然則輿之  
說亦有所本云廣濟曆亦有此說又列作竈忌  
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龍者竈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  
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  
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  
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  
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  
子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德誠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  
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鍾甌鬲槃匱尊

爵之欵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于石  
刻者皆是正僞謬去取褒貶凡爲卷二千其妻  
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  
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  
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藁於王  
順伯因爲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  
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  
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  
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有窮



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各人書  
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  
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鉉槩每獲一書即日勘  
校彙緝得名畫彙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  
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  
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  
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凡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  
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  
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已物建炎丁未奔  
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  
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欵識者已又  
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  
尚十五車連艦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  
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  
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



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  
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弃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  
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  
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  
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弃所謂  
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  
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冊  
籀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

江旣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  
嶸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  
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籠挈家寓越城  
一夕爲盜穴壁負五籠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  
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  
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  
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



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  
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  
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  
書

###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  
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  
譏議多公而審亦有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  
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

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  
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  
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聞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  
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  
述古韋羣王撫言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  
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荻科記又尉遲  
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  
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徃



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於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案摭言云正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儉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儉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正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

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摭言合陸儉在正元間時名最著韓公敬重之其行難一篇爲儉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



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舊之賢  
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夷咸以爲不當去則慘  
之以人物爲已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  
權公放榜時旣以去國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負  
公議而采人望蓋與陸宣公同韓公與書時方  
爲四門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薦爲犯分故  
公作權公碑云典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  
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  
言一不以綴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

試士踊相躡爲宰相達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梁肅及僂皆爲後進領袖一時龍門  
惜其位不通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爲當國者所  
忌乎韓公又有荅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  
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  
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  
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  
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